

CHUNJING ZUO JIJI XIAO YUAN

创 作 表 演



创作交响曲

申矢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作交响曲/申矢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8

ISBN 7-80146-828-7

I . 创... II . 申...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6405 号

书 名:创作交响曲

著 者:申 矢

责任编辑:彭先芬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市宇海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8

字 数:12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7-80146-828-7

定 价:2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明月醉人抬望眼 /1

冉兴华被一刀切下来了。因为他恰好符合规定的内退年龄……

第二章 欲将心事付瑶琴 /51

冉兴华送走女儿冉娇娇上学之后，他开始专心致志地从事创作……

第三章 为伊消得人憔悴 /125

冉兴华刚刚躲出来，又意外地经历了一场儿子来苦苦地劝说和儿媳妇当面诘问的磨难；心中的烦恼，已达到了极点……

第四章 待到山花烂漫时 /190

冉兴华回到家，静养了几天；又重新把自己的书房，在妻子和女儿的协助下整理好；便开始着手对全篇进行审视、加工和修改。暂先放下待说……

第一章 明月醉人抬望眼

冉兴华被一刀切下来了。

因为他恰好符合规定的内退年龄，应该被切下来实行内部退养的。

其实，内退这事，早已在厂里酝酿已久了，只是内退的具体杠杠，迟迟还没有被确定下来。所以，凡年龄大些的职工们，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工作中也早已都做好了“一颗悬心，两种准备”的打算。现在明文一出，冉兴华也和大家一样，一颗悬了很长时间的心，总算尘埃落定，于某年某月某日正式内退下来了。

内退，对冉兴华来说，虽不自愿，但也情愿。

说不自愿，心情是和大家一样的。毕竟从参加工作到内退已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三十多年，冷不丁地退下来，实在有些难舍难离。这自然是情感的纠葛，其他的就更不必说了，例如：经济收入的明显减少……

才五十出头的年龄，还不能算老，回家休息委实有些

过早。谋第二职业又在哪里呢？况且，你想啊，本单位正嫌其年龄大，生产力发展了，有些已不适应或人浮于事而减员的，难道其他行业，就会聘用吗？一般来讲，是不大可能的。更何况，工业又不像农业，行业与行业的不同。放下一行，再去学习另一行，古人云：三十不学艺，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等等。又有谁真心自愿呢？

但也情愿，这对于冉兴华说来，话就长了。

冉兴华是厂的一名中层干部。具体讲，内退前的职务，是该厂的厂党委办公室主任。三十多年来，他能做到一个大型企业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并且到内退之前，主要的特长是因为他有一枝笔，能写的笔，是一个笔杆子。

他的身份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爱好文学，爱好写作。所以参加工作不久，便很快从工人中脱颖而出，当了厂党委的秘书。

恢复高考那年，在十一届年龄不同的各届高中毕业生同堂考试中，他以优异的成绩一举考取了北京大学。然而不幸得很，在入学体检时，大概因为长期写东西，吸烟过多之故吧，他已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自然一个待培养的人才得了这种病，是绝对不能被录取的。幸好发现得及时，好在此病在那时的医疗条件下，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不久也就治好了。但不管怎么样，原本已到了临界的年龄，时过境迁，最终也没能实现上大学的梦想。

从此，他便死了这条心，一心扑在工作上，就老老实实

地在厂里写,写,写,一直写到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的位职上。

根据他的实际能力和业绩,原本还可以再晋升的。无奈,论资排辈,国家干部和以工代干的明显有别,年龄到了不惑之年的担心等等,休想再擢用。而冉兴华靠笔杆子能早早提拔起来,已属特别例外了。而后,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又来了个准文凭规定,即:凡是没有大学学历的,一律不准进厂级领导班子(因为本单位是省管理的大型企业)。这样,又把他死死地关在了门外。此后,又增加了年轻化这一道晋升的门槛,事实上这一道门槛,比上一道门槛还难跨越。就因为这年龄,无论如何是不能再通过任何努力和创造而争取到的。此时,冉兴华已彻底到了不惑之年,就注定了冉兴华此生就只能坐到党委办公室主任这一位职上,就该对他封顶了。

当然,上面的简介,只是别人对冉兴华的看法和评论,并抱有遗憾和可惜的说法。然而,作为冉兴华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自然就不完全是这样了。不断高升,不断进步,既然是人人都有的想法和要求,冉兴华也不例外。况且,几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他身上也是决不能排除的。但是,按冉兴华自己真正的本意,还不完全在这里。根据他的特长和爱好,他所留意的是,总想在文学艺术上有所作为。他这一真实思想和想法,是很少人知晓的。所以,他这次被一刀切下来,在某种程度上讲,又是情愿的,巴不得

的。按他自己的说法：“真是天助我也！”

因为，他曾这样分析过这一问题：我，冉兴华，早就梦想搞文学创作。但从参加工作以来，正当创作热情最高涨的时候，偏偏适逢文化大革命，全国无一家文艺刊物。待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然而，工作的繁忙，热情的减退，虽也发表过几篇，但终因忙于工作而辍笔。可是此事却从来没有放弃过。现在，岂不是恰好水到渠成了吗？

你看：一是内退下来，单位发给 80% 的工资，有饭吃，生活有了保障；二是内退下来，有了全天候的充足时间，可以写作；三是三十几年的工作实践，生活经历，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的材料可写；四是年龄还不算大，身体除血压高点，无大毛病；五是临退前，又购买了厂里的一处漂亮的福利楼房，四周环境幽雅，依山傍水，四处眺望，意境开阔，心情舒畅。这样一个绝妙的处所，富有诗意的环境，不正是写作的好场所吗！所以，他是顾虑很少，心满意足的惟一的一个。

由此，冉兴华琢磨着：趁此时，还不快快把那久有的夙愿实现出来，还等待何时？——是必须横下一条心，趁着这有限的时光和岁月，再为国为民继续作点事情的时候到了。他想到祖国和人民养育了我，我仅仅工作了三十余年，现在国家却拿出了一份丰厚的待遇养起我来，我总不能就此坐享其成下去！上着班是干党的工作，不上班仍需要书

写党和人民所创造的丰功伟绩。由此，我必须继续努力写下去。即使到头来作不出什么成绩来，正如保尔说得好：“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退下来，就这样办！

然而，担心的是，就怕家人尤其是夫人是不是同意，是不是支持，那还是一问题。

冉兴华带着这样的理想和信念，了结完厂里的一切工作，参加完欢送会便正式回到家来了。

二

冉兴华有一个很好的幸福美满的家庭。特别是在退下来时，又乔迁新居，搬进新楼，更是锦上添花，喜出望外。

有时，他时常这样想：我，一个跟着爷爷奶奶，在偏僻农村的贫苦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似乎突然间到了天堂，住进了高楼大厦，不，应该说，像是住进了豪华宾馆一样，这是不是在做梦啊！

然而，出出进进地看看自己的家，亲手摸摸家中的高档家俱：席梦思、皮沙发、豪华厅柜、电视、电话、空调、冰箱冰柜、全自动洗衣机和电脑，还有厨房，卫生间的现代化，等等等等，仿佛一夜间，突然而至。这才多少年啊！想想小时候，也就是五十年代初吧：挎着篮子去割草，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衣衫，忽闪忽闪地奔波在田野里，骑着毛驴，或坐

着木轮子的大板车，吱嘎吱嘎地去串亲，虽说也像一幅古代的风景画，却别有一番情趣，然而和现代对比起来，简直好像不同世纪的事，不同星球上的人啊！

他每每想起来就奇怪，就好笑，他几乎真切的感受到了在他短短的几十年里，仿佛经历了几个世纪一样的生活。他记得在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人们常喊的一句口号是，将来我们的生活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到那时，我们就算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了。他是怎样的向往，他是怎样想像也想像不出来的生活情景对他的诱惑。甚至担心在自己有限的年龄里，是否还能赶得上。而现在呢，莫说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更神奇的是：几乎大人小孩，手中都拿着那么一个小小的东西，就能和站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尽情地说话，尽情地聊天，你说神奇不神奇！

特别是看了杨利伟的报道和画面，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能够一纵身，在几分几秒钟内，飞到九霄云外，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也还能和地球上的人对话。比小时候看的小人书，孙悟空的本领还大几十倍。

所以，他由衷地高兴，由衷地受到鼓舞。

他高兴自己生在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年代，不平凡的国度，不平凡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在一个不平凡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领导人民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不平凡的时代。

他欢欣我们的祖国，百年来，经过前仆后继，浴血奋

战，总算终于找到了一条最适合我国人民奋勇前进的惟一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深受鼓舞的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创造着令世人瞩目得惊人的奇迹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他的热血在沸腾，他的激情在燃烧。他兴奋于人民的智慧和才能的结晶，他羞愧于自己享受了一切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成果，而自己多半生以来却是碌碌无为。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被鼓舞了多年来的一颗心，他时常警告自己说：“是应该好好坐下来，再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了！”

现在的改革开放，给人民创造了施展各种才能的机遇和舞台。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能。”是最大限度的体现和实现每一个人的个人价值的时候到了。你有才能吗？你就尽情地发挥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时代精神。

冉兴华就是带着这样的观念、认识和见解，从岗位上退下来，回到他将要实践他的抱负和理想的第二舞台，展开了他即将登台表演的家中。

冉兴华一家共有五口人。妻子郑玉莉已退休在家，儿子冉自强在一家公司任业务经理，儿媳妇沈娅荣是某公司会计，小女儿冉娇娇正上高三。

冉兴华回到家中的第一天，便把全家召集起来，郑重其事地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大家落座后，妻子郑玉莉首先开玩笑地说：“结束啦？你那革命生涯！”

“结束了吗？我想，应该说才刚刚开始！”冉兴华笑着回答说。

“对，不能说是结束，应该说是毕业了。是吧？爸！”女儿冉娇娇调皮地纠正说。

“对，我看‘毕业’这个词很好，很恰当……”冉兴华立时高兴起来，接着说，“既已毕业啦，就该参加工作了！”

“参加工作？！什么工作？！”郑玉莉不解地问。

“正是今天，我要同你们商量的事！”

随后，冉兴华便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向全家阐明了一番。

冉兴华开宗明义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刚刚说完，妻子郑玉莉首先不赞成地说：

“你都写了一辈子了，还没写够？”接着又说，“你以为你还是小青年哩，还搞什么创作！”随后，又像给冉兴华安排工作似地说，“叫我看，要么，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歇着，要么，还是那话，你现在也有工夫了，也没事可干了，这回，可想法去挣钱去了吧！”

“妈……”儿子冉自强急忙接过去说，“我爸都这么大岁数啦，还挣么钱啊？你以为那个钱，就那么好挣啊？就是卖个早点，还得起五更睡半夜的哩！你就算了吧！”他沉思了一下，接着说：“我看这样吧，我爸既然已退下来了，身体

又不太好，又有高血压，先在家好好休息休息，趁我们还没孩子，你俩就早出去旅游旅游。干了一辈子了，现在还能走得动，到全国各地观光观光，转一转，看一看，多好哇！待我们有了孩子，你俩就在家享受享受天伦之乐，不挺好嘛！也别搞什么创作啦，都写了一辈子啦，还再写那个干嘛呀！”

“我也同意这个意见！”这时，在一旁坐了老半天的儿媳妇沈娅荣也开了口，“爸，你都干一辈子了，也该休息休息了，还搞什么创作啊！怪费脑筋的，玩玩，不挺好的吗？！”

“其实我也不是图挣钱，我是为了争口气！”冉兴华一听，怕郑玉莉又要提起过往那痛心的事来，于是，便立即劝解她说：“好了好了，过去的事，你就别再提了！”

“行啦，行啦，你们谁也别再说啦！”小女儿冉娇娇天真娇气地急忙截住他们，接着说：“我看，还是听爸爸的，照爸爸个人的打算办！总得给人家点自由吧！再说啦，退了休，在家写写东西，有什么不好哇！也算有个事干。要不，多没意思！”随后，又冲冉兴华喜笑颜开地，表示支持爸爸地说，“我说得对吧，爸！”

“是啊，”冉兴华高兴地并表示同意的，马上接过来说，“还是俺娇娇说得对！”

“我最赞成你的想法啦！你永远是正确的、伟大的！”冉娇娇得到爸爸冉兴华的夸奖后，于是更加半认真半玩笑似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却有些非同小可。因为这冉娇娇，长得出奇的标致。尤其在人人看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

满意的面容上，更生有一对人见人爱人看了人喜欢的明亮的大眼睛。既透着智慧，又流露着谦和，既温文尔雅，又不失天真活泼。所以，自幼特别受到父母的宠爱。尤其冉兴华，更是把女儿冉娇娇视若掌上明珠。而冉娇娇对爸爸冉兴华呢，又是格外崇拜备至，视若心中的太阳。所以才心有灵犀一点通地说出了这么一句，即使像玩笑又像认真的不寻常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在座的家人，都当她顽皮撒娇，而没有在意。尤其郑玉莉，更是以为她是在要贫嘴，而又急忙制止她说：

“你这孩子，都十八九了，还这么不正经，要贫嘴！”

“就是嘛，就是嘛！”

郑玉莉看着自己娇惯的女儿，也不再去理会她。随后又一本正经地问：“这搞创作……能挣多少钱？”

“妈！你就认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搞创作，不和过去是的，挣不了多少钱！你就别指望俺爸，再给你挣多少钱了！”冉娇娇又一语揭底地，冲妈妈说，“既然爸爸有这个兴趣和爱好，闲着也是闲着，你就高抬贵手，让爸爸尽情地去搞他的创作去吧！”然后，又冲冉兴华小声说：“哎，爸，你快写，写出来我先看看！”

冉兴华看着可爱的女儿，只是笑了笑，但没有说什么。

“既然挣不了多少钱，还费那个脑子干嘛？”郑玉莉仍是不同意地说。

“妈，你不懂，”冉娇娇一听，又急忙给她解释说，“这搞

创作和写材料不一样，搞创作是兴趣，写材料是工作，是任务，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硬着头皮写，苦得很，搞创作，可就是乐趣了。”

“你知道吗？跟你爸这些年了，我怎么不懂！”郑玉莉不服气地说。

郑玉莉和女儿冉娇娇，正争吵得起劲的时候，在一边沉默了老半天的冉自强，似乎作最后表态地说：“退下来，在家写点东西，倒也行。不过叫我看，你最好还是别伤那个脑筋的好！都这么大岁数啦，何苦呢？血压又高，写起来就抽烟。说是兴趣，还不同样是费脑筋吗？我看和写材料没什么区别。你最好还是三思而后行。我是为你的身体着想，你就好好歇歇算啦！”

“是啊，是啊，爸，你这么大岁数啦，还写啥呀！在家玩玩比什么不强。写那个又不赚钱，又费脑筋，我同意妈的意见，不愿闲着，干点啥不行啊！俺们可都是为你好！”儿媳妇沈娅荣也旗帜鲜明地亮开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冉兴华沉默地坐在那里，倾听着全家人的意见和想法。待他们都一一把心里话讲完后，他才又换了个方位，从另一个角度，来阐明了自己对这一事的观点和看法。他说：“你们说的都对，也都很好，这我也理解。但是，每一个人，多年来所形成的世界观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想法也不同。我认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其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叫我看，就是要不断地进取和奋斗。而且在进取和奋斗中，以体现

自己的价值，以获得人生的乐趣。人生，再莫过于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为最大乐趣了。

“人的能力有大小，爱好专一有不同，那么，人生把自己所爱好的，所专一的事无止境地钻研下去，潜力发挥出来，并取得一定的成绩，作出一定的贡献，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哩。否则，只知享乐，无所事事，那是最没有意思的了。我之所以如此，也是到了晚年，再给自己找准个位置，以求活得更有意义。”

他停顿了一下，吸了口烟，又接着说：“关于搞创作这件事，可以说，也是我久有的夙愿。这事，你妈很清楚。况且，在过去，我也曾发表过作品，但仍未尽兴……”

“爸，你过去写过啊，在哪哩？我看看。”娇娇一听急忙打断冉兴华的话，迫不及待地说。

“等一会！”冉兴华又接着说：

“所以，至今仍念念不忘。现在退下来了，我想重新拾起来，以了心愿，也权当对社会再尽点微薄之力！至于说能否成功，取得多大成绩，我看，这不用去管它。关键在于参与。再说，我看当前的文学艺术，也还不太适应形势的发展，为什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呢？在家没外人了，说句不自量力的话，我也想去凑凑这个热闹，解解这个谜。这更是诱惑我去积极参与这一活动的一个动力，这不是挺有趣得事吗！”

“行了，行了，就凭你？！你别在这里又做梦啦！”郑玉莉

一看冉兴华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煞有介事的样子，于是忙截了他一句。

“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雄心有余，就怕力不从心了。因为这文学艺术，毕竟是高智力的脑力活动。有的人毕其一生，能写出一两篇被世人称道的作品，就满不错了。自然，这不是说能力不行，有时，这与一个作家的特殊经历，思想境界和精神与时代合拍不合拍也有很大的关系。总之，没有比文学再难以捉摸的东西了。所以，我想，就不妨让我也试试，凑凑热闹看。直到身体不能坚持为止。希望你们也都能支持我。假若说有一天，我自感到江郎才尽，无能为力了……”冉兴华说到这里，又冲妻子郑玉莉幽默地开了一句玩笑说：“玉莉啊，你先别失望，到那时，我再想法给你挣大钱去，也不晚！”

“那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你可别说话不算话。那就限你一年的时间吧！”

郑玉莉一听便来了神，也开玩笑地给冉兴华限定了时间。

“那不行，我说的是，我自感到不行的时候。”冉兴华一听便立即反驳说。

“你自感？你什么时候才会自感？就得给你限定时间，和写材料似的。要不，你还不没完没了啊！那好，不行再给你加一年，两年，这可够了吧？如果在两年内你还搞不出个名堂来，对不起，你还是给我挣钱去！”